

消失的外婆湾

■姜以钢(温泉)

年意渐浓。我们乡里人恋家,为了一年一度的大团圆,无论离家多远,大多都会赶回来。

我照例回老家过年。这是第一个没有外婆的年关,她年初就走了。想到这,不由心酸起来,以前的一幕幕温馨场景清晰如昨。

儿时,我最盼过年。年终于来了,既能穿新衣,又可打牙祭、放鞭炮,最令我惊喜的是又要去外婆家会那些久违的表兄弟姐妹们。她家坐落于群山环抱中,竹木葱葱,鸟雀啾啾,溪涧潺潺,屋后有竹筒引来的山泉水,房前种满粮食和蔬菜。湾子住着五六户人家,平时一喊就应,亲如一家。

每年正月初晚,晚辈们照例去外婆家拜年。我的两个舅舅、五个姨妈,还有他们的家人,都约聚一堂。人齐了,她家可热闹了。大人围坐火塘,总有聊不完的天。平时不苟言笑的外公也春风满面,把陈放长大的大树苑搬来架在火上,还不停往火塘添熏得灰黄的干劈柴。妥当后,便咕噜咕噜抽他的水烟斗。随着火越来越旺,大人们聊兴也愈来愈浓。炭粒红通通的,散卧塘间,连同猛火映得围坐的人一身红光。柴火呼呼啦啦,哔啵啵啵,跳起伦巴;火上的水壶噗噗呜呜,唱着歌;火边的陶罐煨汤,溢出香,满屋子春的气息。

孩子们不亲近严肃的外公,只缠着外婆讨要糖果。一转眼,堂屋的八仙桌就摆上了外婆亲手做的逗嘴食:炒苕片、油炸苕丝、干煸米粒、干炒黄豆……

外婆柔声招呼:“姑崽吧,快来吃哦。”小吃货们听到招呼,如同嗅到猎物的小猎狗,一拥而上,一扫而光。外婆倚在桌边轻喊:“慢些吃,别急。”外婆手巧,至今忘不了她做的小吃食,更忘不了她自制的那些盛小吃食的器皿。器皿形状多样,有方形或撮箕形的,多用干笋箨编扎而成,再以碎布料收口;有圆形或椭圆的,则选稻草或麦秆编织成型。少

部分还没有小巧盖子,朴素而实用。

吃完东西,小伙伴们又露出淘气本色,纷纷跑上她家的吊脚楼,逗打,捉迷藏,翻箱倒柜,楼板上满是杂乱脚步声和嬉笑哭闹声。有时,小舅舅也来凑个热闹,教“小徒弟们”用拆开的合页和自行车辐条制玩具枪。外婆也不恼,到灶房忙着备饭菜去了。

外婆家三里的山脚下有个小镇。每逢春节,镇上电影院在下午和晚上都有好片连映。外婆总是从贴身口袋摸出些用手帕包叠整齐的零碎钱币,要小舅舅带孩子们去过把眼瘾。我们穿过门前堆青叠翠的梯田,蹚过松杉夹道的山路,钻进那个摆满长条凳的瓦房子电影院。每次看完电影,一路叽叽喳喳,电影的生动情节和人物角色在心底久久萦绕,一个来回都不觉累。

晚上,人多床不够睡。孩子们大多钻进外婆家对面的稻草房,美美地入睡,铺的、盖的、枕的全是干草,梦里都有稻草的香甜。

多彩的童年总是过得那么快,梦里的外婆湾离我越来越远。外公已故多年,生性爱热闹的他长眠于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山坡,那里望得见近处的小镇,看得清远方的山梁。外公走后,外婆在儿女家轮住。她住哪家,春节时我们就跟去哪家。前几年清明节,去看了看曾令我神往的外婆湾,禁不住热泪盈眶。湾里人家悉数搬走。门前,梯田里杂草丛生,连那个养鱼兼发电的小水库也干得快见底。外婆家的瓦房早已倒塌,碎砖瓦砾遍地,还夹杂些朽烂的椽檩。残垣间伸出几丛芭茅,断壁上爬满青苔绿毛。见有来人,几只野鸡从茅草深处惊飞而去。屋场旁,只留下那条小溪在哗哗地倾诉心事。

想起贾平凹的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如今,外婆走了,于妈妈,甚至于我,又少了一个年关的来处。外婆湾,我惟有将你珍藏在心灵深处,将有些故事讲给儿女听听。

父亲年里的中堂画

■李天珍(嘉鱼)

过去过年,年夜饭的丰盛与否就知道这一年的收成如何,看春联也能知道这一家人的生活状况。父亲常给左右邻居写春联,根据各家的情况写出一家人的喜悦,或是祝福,或是期望,把他们心里最想表达的意思写入春联里,乡邻们很感激父亲。所以每年过年乡亲们早早排队等候父亲为自家写一副称心如意的春联。

写春联贴年画是父亲最高兴的事。每年年前一个星期父亲就开始忙活了,早早去县城买了红纸和他的“文房四宝”。我家的春联和年画父亲都是精挑细选的,特别是中堂画,父亲很慎重,他都是看了又看,选了又选的,如果没有合意的,他宁可挂旧中堂画也不随意买一幅。

从1982年我家搬进新房子开始,父亲买了第一幅中堂画,乔迁新居的喜悦赋予中堂画中喜气盈庭。父亲把墙面用扫帚扫去灰尘,把中堂挂在堂屋的正中间,然后把四方桌摆放在中堂的正下方,端详着中堂,笑容满面地说,今天能住上新房子全是得力改革开放。这是我记事以来看见父亲最开心的笑容。后来父亲又换过几次中堂,每次的画都不一样。我淘气地问:“爹,你对中堂画这般讲究,只要是一幅画就可以了嘛?”父亲说不一样的画自然寓意也不一样。记得那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父亲换了一幅牡丹花开富贵图的中堂,我最喜欢的也是这幅牡丹花开,也许是女孩子天生喜欢花,父亲挂中堂的那一刻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喜欢它的娇艳欲滴,喜欢它怒放的态度。

若是家里无大变化,父亲不会随意换中堂画。每次过完年,父亲就把中堂摘下来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地卷好保存到第二年的春节。

外公八十大寿那年,父亲换了一幅寿

仙托桃的中堂,从画中就知道父亲的意愿,是让外公像寿仙一样福祿安康。外公看着堂屋的中堂脸上堆满笑容,一天笑得没合嘴。一幅中堂看似是画,它折射出来的意义远远比一幅画可贵多了。弟弟结婚的时候,农村的习俗是三党亲戚要挂对联,对联要以中堂为中心分舅爷姑爷姨爷顺序排列挂对联,父亲又是精挑了一番,选了一幅“龙凤呈祥”画。这幅中堂在我家过了好几年。有一年挂中堂贴对联时我有意问父亲怎么不换幅中堂,中堂的边上都磨卷成锯齿了,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很快答复我,把中堂挂好后端起一杯茶。看父亲的面容感觉他有心事,我嘻嘻地挨着父亲坐下:“我知道您为啥不换中堂,是因为弟弟还没生孩子是吧,他们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您该怎么开心就怎么开心啊,别不乐意,他们自有安排的。”浓浓的茶雾平舒着父亲的脸,在我嬉笑的劝说中掖藏的笑容又爬上额头。第二年,中堂画终于换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又是亲自去县城买了一幅“多子多福”的中堂。颤裂老皱的手抚摸着中堂上的儿女会心地笑了!

父亲如今八十岁了,为了方便照顾居住城里,他依旧舍不得老家,年近了他惦记老家的春联没贴,中堂没挂。这不,闹着要回老屋,在弟弟的陪同下挑选了中堂,而这次的中堂画出于我的臆想之外。我和弟弟领着侄女陪父亲一起,他把他的文房四宝交给侄女,侄女自幼练得一手毛笔字,今天父亲亲自将红纸铺在老家的方桌上,侄女在爷爷的指导下,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幅春联,父亲又督促我取下那幅爬满蛛丝、多年不想换的中堂,坐在方桌旁看看侄女写的春联,再看看中堂上壮丽的山河,红日蒸蒸日上,父亲又一次笑了,笑成一朵盛开的菊花。

悠悠岁月话过年

■周益民(咸安)

“除夕放假,初一到初六走亲访友,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匆匆忙忙就上班了,这个年过得好好累!”正月初七上班,一位朋友就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心情,言语中满透着无奈。

我调侃道:“那你想怎样呢?再给你多放几天假,你还不是东南西北地跑,照样累!”朋友发来一个调皮的表情回复:“说得也是,就算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我还是不会停下脚步!”

的确,过年的时间太短暂了,它就像一趟列车,眨眼间就在你眼前飞驰而过。要是能把春节假期延长十天或半个月,我想,举国上下,一定会皆大欢喜。

大年三十,全家团聚,把一年的奔波和劳累全部卸下,一家人欢欢喜喜坐在桌前,吃着团圆饭,喝着喜庆酒,齿颊生香,其乐融融,此情此景,夫复何求!

新年的第一天,穿上新买的衣服,揣着鼓鼓的腰包,春风满面地出门走亲访友。给您拜年啦!发红包的神气,领红包的高兴,一句句朴素的祝福饱含着晚辈们的感恩之情。

一杯杯美酒喝醉了游子归来的心绪,一句句贴心的话语温暖了父母寂寞的心空,一盘盘菜肴慰藉了儿女疲惫的身躯。过足了舌尖的瘾,品尝了各色美食,聚拢了久违的亲情……

有人说,过年是一种仪式;有人说,过年就是回家;还有人说,把自己打包回家是给家人最好的年货。无论哪一种比喻都道出了过年的真正意义:回家是最深沉的呼唤,团圆是最动人的交响!回到家,心就有了停泊的港湾和年的感觉。

过年是一个属于“家”的节日。一个又一个团聚在一起的“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组成了一个国泰民安的大“家”。万家灯火亮起时那种和和美美的节日氛围,真好!

诗人唐以洪曾经写过一首诗《喊一声娘》:“我的假期只有六天,排队买票挤掉了一天,车轮子碾碎了两天,到山坡上拜访故人用去半天。原以为剩下的时间可以陪母亲唠唠叨叨,可刚一张开嘴巴,时间就用完了。颤巍巍的母亲扶住门框,只听到我喊了一声娘!”真是太经典,“一声娘”把整个亲情都喊出来了!

过年累!朋友说得不错。过年哪能不累呢?过年累,累的是父母。张罗一桌好菜,招待拜年客人都得操心,但做父母的再累也累得开心,累得心甘情愿。要不,怎么说家在哪里,幸福就在哪里呢?

古时过年,是为了驱赶一种吃人的叫“年”的神兽,如今过年,是为了增进亲情,缓解疲劳,积攒前行的力量。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前路迢迢,风光无限,必须马不停蹄地风雨兼程。过年,注定只能成为我们稍事休整的一座驿站。

春节年年有,岁岁都过年。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美美的、甜甜的年味,会永远飘荡在我们的记忆里,并成为一种力量,陪伴、温暖、幸福着我们!



春节是中国人最难忘最隆重的节日。年味是我们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往事。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记录年味里的感人故事,寻找关于“年”的美好回忆,本报副刊以“‘年’事”为主题,分享读者来稿中有关“年”的美好记忆和感动故事。

带着夫人去散步

■袁俊(赤壁)

团年饭的前几天,小舅子带着诚意来我家做工作,要求到他们家去过年,说人多热闹些,还是小舅子的真诚打动了我们,就决定到他们家和岳父母一起过年。

我们的住处和小舅子家相距6公里左右,除了吃年夜饭外,晚上还是要回家来住的,过年的几天,我们都是步行去步行回。

大年初一那天,我们依旧步行去小舅子家去吃年夜饭,上午九点多到的时候,小舅子一家已出去拜年了,只剩下岳父母两位老人。

其实,陪岳父母一起过年也是一种幸福的事。他们都是古稀的老人了,还能陪他们过几个年。我自己的父母亲均早已过世,再也不能和他们一起过年了,想到这里,不免有些伤感。

中午时分,吃过年夜饭,我就说要去北渠公园散散步,岳父母提出要打打麻将,我不同意,妻子也很犹豫,我后来就要妻子拿主意,她最后还是选择和我一起散步。

妻子身体不太好,2010年患乳腺癌,如今抗癌已经有九年年头。经过我的精心照顾,加之通过常年的内分泌治疗,体质虽不如常人,但还是可以像常人一样的“带癌生存”。

龙翔山公园,说是公园,其实是一条四公里多的彩色沥青路。初一的公园,来运动的人不多,来回也见不到20人,陪伴的是干枯的渠道、公路两旁的树木和野花野草。周围的植物,还有零星的枯黄,那是残冬留下的痕迹。可望着那几茎折枝断臂的小草,你会惊奇地发现——里面却是绿的!原来外表枯黄的小草也在孕育着,孕育着更美的春天。

户外风景美,最主要的是空气清新。我们一路漫步,一路说话,不知不觉,就走完了全程,接着就往回走。“是散步舒服些还是打麻将舒服些?”我问。“当然是散步好些,我不喜欢打牌。可父母年纪大了,陪他们过年还是尽量让他们高兴,再过几年他们就是想打麻将,手也拿不稳牌了,人都有老的时候。”妻答。

为满足岳父母的愿望,晚饭后,还是陪他们打了麻将,再步行回家休息。老人高兴了,我们也锻炼了,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美。

有千万种美,就有千万种追逐,莫要叹息秋的飘零,莫要畏惧冬的冷寂,过了秋冬就是春,温暖的太阳,照着一切的美,那里有希望和如花的笑。